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秦直道  
研究论集

孙闻博 编



“十三五”国家重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 秦直道

主编  
王子今

QIN  
ZHI  
DAO

## 秦直道 研究论集

孙闻博 编

图书代号：SK18N026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直道研究论集 / 孙闻博编.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6

（秦直道 / 王子今主编）

ISBN 978-7-5613-9845-6

I. ①秦… II. ①孙… III. ①古道—研究—陕西—  
秦代 IV. ①K92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35928 号

**秦直道研究论集**

QIN ZHIDAO YANJIU LUNJI

孙闻博 编

---

选题策划 / 刘东风 侯海英

责任编辑 / 王丽敏

责任校对 / 王丽敏 杜莎莎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 199 号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 重庆新金雅迪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38.25

插 页 / 2

字 数 / 600 千

版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13-9845-6

定 价 / 440.00 元

---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85303879

## “秦直道”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王子今

编    委：王子今  辛德勇  张廷皓  吴宏岐  
          徐卫民  孙家洲  宋  超  焦南峰  
          张在明  徐君峰  马  啸  孙闻博  
          高彦平  刘东风  侯海英

# 总 序

司马迁撰著《史记》，完成了被翦伯赞称作“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sup>①</sup>的史学经典。徐浩说，《史记》“纵贯上下数千年，横及各国各阶层，举凡人类全体之活动，靡不备载”，又“叙述社会中各种现象”，并且“反春秋时代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狭小眼光，为匈奴等民族作列传”。<sup>②</sup>李长之也曾经肯定《史记》的文化贡献，他指出，司马迁“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sup>③</sup>朱希祖也说，《史记》避免了一般史书“不载民事”“未睹社会之全体”的痼病，能够“大抵详察社会，精言民事”。<sup>④</sup>《史记》超越了中国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撰述范式，给予历史整体特别是物质生产史、物质生活史以及下层社会的生存境况与心理体验相当多的关切。我们还注意到，对于交通史的关心和记述，也是司马迁《史记》“高气绝识”<sup>⑤</sup>、“雄

① 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第656页。

② 徐浩：《廿五史论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42—43页。

③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开明书店1948年版，第238—240页。

④ 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第71—72页。

⑤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二“著书百二十篇”条，明刻本。

视千古”<sup>①</sup>、“卓识远见”、“立意深长”<sup>②</sup>的表现之一。秦人重视交通的史迹，在司马迁笔下成为可以使历史观察者聚焦的显著现象。秦始皇兼并天下之后，辛苦巡行，又大举启动交通建设，形成了以驰道联结全国，各个地区各能通达，重要地点皆得“毕至”<sup>③</sup>的规模宏大而交通效能亦达到很高水准的交通网。秦王朝统治时期，是中国交通事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历史阶段，而秦始皇执政后期规划发起的直道工程，更在中国古代交通史册上书写了极辉煌的一页。

司马迁在自己的史学著述中保留了对秦始皇直道的珍贵的历史记忆。《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sup>④</sup>又《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sup>⑤</sup>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经直道返回咸阳，“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sup>⑥</sup>。“鲍鱼车返，龙祖仙游”<sup>⑦</sup>，直道的规划者最终以极其特殊的方式经行这条道路。直道于是也成为秦帝国最高权力由“始皇帝”向“二世皇帝”交递过程的象征性符号。《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记载：“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

① 黄震：《黄氏日抄》卷四七《读史二·汉书·司马迁》，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汪佩鄂刊本。

② 陈子龙：《史记测议·序》，聚锦堂刻本。

③ 汉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称《至言》，其中写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见《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④ 《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22页。

⑤ 《史记》，第902页。

⑥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33页。

⑦ 彭孙贻：《烛影摇红·汶上感怀》，见《茗斋集》卷一五《诗余附》，《四部丛刊续编》景写本。

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sup>①</sup>明确指出了直道对于“击胡”即抗击北方草原强势民族之军事战略的特殊意义。

在秦代服务于全国政治军事总格局的交通规划中，直道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为直道”到三十七年（前210年）载运秦始皇尸身的车队“行从直道至咸阳”，直道修筑大致只有两年的时间。虽然有“道未就”的说法<sup>②</sup>，但是显然已经具备可以通行帝王乘舆的规格。直道工程量非常浩巨而工期短暂，体现了秦帝国超高等级的行政效率。秦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司马迁是著名的重视实地考察、喜爱游历的史学家。王国维说：“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sup>③</sup>在《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篇末，司马迁记录了亲身行历直道的体验：“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sup>④</sup>我们今天行走在秦直道遗存之宽广坚实的路面上，都会想到司马迁“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的经历以及“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的深沉感叹。脚踏路草黄尘，感受太史公当年的步履，可以体会史家名言的亲切。而天风林籁，也响应着古今的共鸣。如果没有司马迁对于秦始皇直道的高度关注、亲身踏察与具体记述，也许后世人们对这条堪称伟大工程之卓越成品的古代道路会长期处于无知境界，心持冷漠态度。司马迁之后二千余年，我们基本没有看到对秦直道予以特别关注的文史论著。正史所谓“直道”，含义往往已经大为不同。如《汉书》“直

<sup>①</sup> “通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第3468—3469页。

<sup>②</sup>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第3097页。

<sup>③</sup>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见《观堂集林》卷一一，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9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第4页。

<sup>④</sup> 《史记》，第3100页。

道行”<sup>①</sup>，“直道而行”<sup>②</sup>，“直道而不曲”<sup>③</sup>，“直道”已经是另外的含义。《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严而治之大略也。”颜师古解释说：“直道而行，谓以德礼率下，不饰伪也。”<sup>④</sup>此所谓“直道”言政治道德、政治道理、政治道行、政治道义，其实已经与交通道路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后世虽然也有称作“直道”的交通工程，如《魏书》卷二《太祖纪》：“车驾将北还，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sup>⑤</sup>但是这样的“直道”，其工程规模、文化作用和历史影响，已经完全不能与秦始皇直道相比。

对秦始皇直道的科学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始。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学者对秦始皇直道北段进行了实地调查。史念海先生的历史地理学名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宣示秦直道研究的学术路径正式开启。此后，许多学者开始关心这一学术主题。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和交通史志研究者结合文献研究与田野考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学术成果。陕西、甘肃、内蒙古的考古学家和许多珍视并致力于保护古代文化遗存的人文学者分别进行了多次秦直道遗迹的艰苦调查。靳之林、王开、徐君峰等先生坚持数年的秦直道考察，为秦直道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第一手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教授主持的秦直道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他在陕西富县进行的发掘，列名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民间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注秦始皇直道的人们，也曾经发起多种形式的对于秦直道保护和考察极有意义的活动。如“善行天下”公益徒步活动组

①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6页。

② 《汉书》卷五《景帝纪》，第153页；《汉书》卷七七《盖宽饶传》，第3247页；《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第4194页。

③ 《汉书》卷三六《刘向传》，第1947页。《后汉书》卷五一《庞参传》：“竭忠尽节，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1页。

④ 《汉书》，第3680页。

⑤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页。



委会策划并实践的多次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的徒步考察，以及史军、刘敬伟、于恬恬、荣浪2014年9月至10月自淳化至包头对秦始皇直道全程的徒步考察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朋友们，特别是刘东风社长、侯海英女士为推进秦始皇直道的研究精心策划，精心操作，推促学界朋友合力完成了这套“秦直道”丛书。对于有识见的出版家的这一功德事，秦史研究者、历史地理研究者、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的朋友都会由衷感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组织的秦直道遗迹考察（2013年8月7日至17日），集合了数十名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行历陕西淳化、旬邑—甘肃正宁、宁县—陕西黄陵、富县、甘泉，取得了诸多收获。这样的工作，也成为“秦直道”丛书编撰的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

“秦直道”丛书包括徐卫民、喻鹏涛著《直道与长城——秦的两大军事工程》，徐君峰著《秦直道道路走向与文化影响》，张在明、王有为、陈兰、喻鹏涛著《岭壑无语——秦直道考古纪实》，徐君峰著《秦直道考察行纪》，王子今著《秦始皇直道考察与研究》，宋超、孙家洲著《秦直道与汉匈战争》，马啸、雷兴鹤、吴宏岐编著《秦直道线路与沿线遗存》，孙闻博编《秦直道研究论集》。丛书编写的学术构想，不强求作者学术意见的简单一致。可以看到，不同的学术见解，例如对于所谓“东线说”和“西线说”的不同认识，分别显示于作者们各自的论著中。我们愿意学习当年《古史辨》的编者以宏大胸怀同时发布相互对立的学术观点的做法，以方便读者一览学术全局，明了学术流变，自主学术分析，产生学术判断，形成学术新知。应当说明，尽管若干学术意见不一，但是对学术规范的信守，对科学真知的追求，对实证原则的遵循，是“秦直道”丛书作者们共同的理念。

相信随着今后秦直道研究工作的进展，特别是秦直道考古工作

新收获的取得，一些学术疑问能够得以澄清，若干学术共识应当可以逐步达成。

“秦直道”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史念海先生生长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秦直道”丛书今天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推出，也许符合史先生的心愿。

“秦直道”丛书郑重面世，可以看作对史念海先生的一种纪念。

在以“秦直道”丛书献呈史念海先生灵前的时候，作为学生、晚辈和学术追随者，我谨再次诚挚地向这位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导师、秦始皇直道研究的先行者深心致敬！

王子今

2017年3月15日于北京大有北里

# 序

秦代是中国交通取得显著进步的重要阶段。秦始皇实现统一之后，秦帝国交通建设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现为以驰道联结全国，重要地区各能通达，重要地点皆得“毕至”<sup>①</sup>的交通网的构成。而秦始皇执政后期，又规划发起了直道工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秦始皇去世，秘不发丧，车队由直道返回，“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sup>②</sup>直道的设计者终于以特殊的方式经行这条道路。直道又成为秦帝国最高执政权由“始皇帝”向“二世皇帝”先后交递的程序性标志。《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写道：“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溪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

---

<sup>①</sup> 汉文帝时，贾山言治乱之道，借秦为喻，称《至言》，其中写道：“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汉书》卷五一《贾山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28页。

<sup>②</sup> 《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修订版，第322、333页。

假中。”<sup>①</sup>明确指出直道对“击胡”军事战略的意义。在秦代全国交通格局的总体规划中，直道显然有重要的地位。直道工程短期完成，又是秦帝国超强行政效率的体现，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碑。

《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存留了作者对直道的实践体验与深心感叹：“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sup>②</sup>也许可以说，司马迁是第一位对于秦始皇直道予以关注，曾亲行踏察，并具体记述的史学家。如果没有司马迁《史记》的记载，也许人们对这条古代道路会长期一无所知。司马迁之后二千余年，我们长期未见对秦始皇直道进行考察、记述和研究的文史论著。直到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的考古学者对秦始皇直道北段进行了考古调查，史念海先生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名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于是开启了秦始皇直道研究的学术门径。此后，多有学者关心这一学术主题。历史地理学、交通史志研究者有相当多的贡献。陕西、甘肃的考古学者分别进行了直道遗迹的考古学调查。靳之林、王开、徐君峰等先生持续的秦直道考察，为秦直道研究提供了有积极意义的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在明教授主持的直道发掘，获得了重要成果。民间热爱中国历史文化、关注秦始皇直道的人们，也发起了若干对于秦直道保护和考察极有意义的活动。如“善行天下”公益徒步活动组委会策划并实践的多次对秦始皇直道北段的徒步考察以及2014年自淳化至包头对秦始皇直道全程的徒步考察等。

秦始皇直道的研究仍然在进行。此前许多考察和研究的收获，虽然意义重大，但是大多以零散的、片断的，甚至点滴的形态分散存留，使用者寻求颇多不便。编辑出版大家面前的这样一部《秦直

---

① “通直道”，司马贞《索隐》：“苏林云：‘去长安八千里，正南北相直道也。’”《史记》，第3468—3469页。

② 《史记》，第3100页。

道研究论集》，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孙闻博从事秦汉史研究近十年，已经有一些质量颇高的论著发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秦汉军制演变研究》得到答辩委员会主席阎步克教授，委员陈苏镇教授、罗新教授、彭卫研究员、宋超编审一致好评，顺利通过答辩之后，被评为2013年度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又经修改充实，以《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为书题出版。秦始皇直道因军事目的修筑，相关研究当然切近军事史。孙闻博负责编集《秦直道研究论集》是十分合适的。李学勤先生曾经写道：“中国历史上的交通运输，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课题”，“交通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牵涉的方面很广，不止与经济的种种内涵，如农业、工业、贸易、赋税等等息息相关，和国家政治组织、文化传播、民族关系、对外的交往，也无不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交通史的探讨会对整个历史文化研究起重要的推进作用”。<sup>①</sup>秦始皇直道的考察与研究，自然是秦汉交通史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不久前面世的一些青年学者的交通史研究成果《飞鞚广路：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孙闻博参与了编辑定稿工作。他提交的论文是《秦据汉水与南郡之置——以军事交通与早期郡制为视角的考察》<sup>②</sup>，涉及军事交通与区域行政。在这本《秦直道研究论集》的编定过程中，孙闻博努力收集相关论著，为了更多的研究者能够方便地得到有益的信息，费心费时，不辞辛劳。李进教授多年前刊载于《陕西交通史志通讯》的一篇文章，颇难找寻，承赵荣教授帮助，3月24日，即五天之前方快递寄到，由孙闻博补编入一校稿。可以说，这部《秦直道研究论集》是比较完整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合集了。

---

<sup>①</sup> 李学勤：《〈秦汉交通史稿〉序》，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②</sup> 见曾磊、孙闻博、徐畅、李兰芳编：《飞鞚广路：中国古代交通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秦直道研究论集》列入“秦直道”丛书之中。为这套丛书的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的朋友们以及侯海英女士等连续数年付出艰苦努力，读者朋友们一定会深怀感激之情。

王子今

2016年3月29日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

# 秦直道研究四十年（1975—2015）

## ——以走向、修筑与沿线遗存为中心 （代前言）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并兼天下，完成一统。帝国建立后，始皇帝一度表示欲偃息旗鼓，与民休息。刻石有云“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留害绝息，永偃戎兵”。<sup>①</sup>然伴随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北击匈奴，略取南越，开始南北拓边，秦政进入“外攘四夷”<sup>②</sup>阶段。与北向进兵、派发戍戍相同步，秦着力在北边构筑军事防御体系。《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凿山堙谷，直通之”<sup>③</sup>。直道就是秦帝国在长城之外沟通都城与北边郡的第二大国防工程。此外，它与驰道又同时成为帝国网络的重要构成，并被视作“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sup>④</sup>。

不过，这项重要的军事与交通成就在后世除司马迁略有提及，以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与清代方志偶有交代外，向为学人忽略，许久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现代学术意义的秦直道考古踏查与历史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245、250页。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二七《天官书》、卷八七《李斯列传》，第271、1346、2547页；《汉书》卷二六《天文志》、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1、2771页。《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又作“外抚四夷”，第269页。

③ 《史记》，第256页。

④ 杨泽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

研究，主要集中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自此迄今，众多学人留心相关论题，撰文参与论辩，形成秦代考古与秦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

此前已有若干学者对秦直道做过阶段性学术回顾，如王子今<sup>①</sup>、张多勇<sup>②</sup>、徐君峰<sup>③</sup>、侯海英、徐卫民<sup>④</sup>、赵力扬、葛立、黄桂林<sup>⑤</sup>等学者。这里在前人工作基础上，选择对四十年来学界关于秦直道研究成果重做搜理与评述，期为学人参考利用提供一些便利。

## 一、秦直道的考古学探索

秦直道是秦代考古的重要收获。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时，专门绘制了《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其中标示出秦直道走向及遗址位置。<sup>⑥</sup>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时，更明确将直道考古视作秦代考古的重要发现。具体而言，秦直道被列入该书第一章“秦代都城、行宫与直道”部分，作为与秦咸阳都城遗址、渤海湾西岸秦行宫遗址并列的三项代表性成果之一。<sup>⑦</sup>此在既往考古成果总结中，为首次出现。

就相关考古学史而论，秦直道的探索前后又可分为考古踏查与考古发掘两个阶段。

1974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训练班伊克昭盟班在伊克昭盟发现一段秦直道遗迹。内蒙古博物馆田广金作为田野实习带队人，确定了探索内蒙古境内秦直道的课题，并在东胜县漫赖公社海子湾大队二顷半生产队居民点以南约200米的地方，发现一段残存长度约100米的道路路基遗迹及向北的四处丘陵顶部“豁口”

---

① 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171、174页。

② 张多勇：《秦直道研究综论》，载《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③ 徐君峰：《史念海与秦直道研究》，载《延安文学》2010年第6期。

④ 侯海英、徐卫民：《建构秦直道研究的大视野》，见《2012·中国“秦汉时期的九原”学术论坛专家论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170页。

⑤ 赵力扬、葛立、黄桂林：《秦汉直道研究进展及相关问题分析》，载《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⑥ 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0—75页。



遗存。<sup>①</sup>这是现代考古工作中有关秦直道遗迹的首次发现。田广金向在北京大学就读时期的考古学老师俞伟超报告。俞伟超将这一消息转告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随后，内蒙古博物馆田广金向史念海寄送了相关材料与照片。

1975年，史念海为撰写《陕西军事历史地理》<sup>②</sup>，与马正林、李健超、蔡嘉励等人实地考察了秦直道子午岭段，并撰写《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一文。该文具体指出秦直道自南而北，从陕西定边县南而东北行，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西南，在昭君坟附近过黄河北抵九原。其中，该文第五节根据田广金所提供的材料和照片写就，交代了相关直道遗迹位置在东胜城西南，且存在人工开凿的山岗豁口。史念海首次对秦直道全线做了系统研究，并第一个绘制出秦直道路线示意图。该文刊于《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后转载于《文物》1975年第10期。或因版面所限及其他原因，两文所用照片不仅编号不同，且并不完全一致。又因照片随文附刊，未留底版，故该文俟后编入《河山集》四集时，<sup>③</sup>照片已无法重印，不得不做了删除处理。亦因此故，该文的前后三种版本尚存在一定差异。

1981年至1982年，延安地区文物工作者在文物普查与复查工作中，对秦直道在延安境内的路段进行了初步考察。<sup>④</sup>

1984年2月，中央美术学院靳之林与学生伊仲英，徒步考察了陕西淳化至安塞段秦直道遗迹。同年5月，靳之林又与另一名学生孙相武考察了陕西安塞至内蒙古包头西一段的直道遗迹。卜昭文撰写《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遗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sup>⑤</sup>、《靳之林徒步考察秦直道记》<sup>⑥</sup>，对相关考察进行报道。两文均显简略。相对而言，后文较前文稍详。靳之林首

① 杨泽蒙：《世界古代高速公路之首——秦直道》，载《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第66—67页；修订稿题《世界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收入张光耀主编：《秦直道探索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7—102页。

② 后题《陕西军事历史地理概述》，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

③ 史念海：《河山集》四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5—454页。

④ 姬乃军：《秦直道的开凿及其历史作用》，载《陕西交通史志通讯》1986年第5期，又见姬乃军：《陕西省延安市境内的秦直道》，见张光耀主编：《秦直道探索与研究》，第218—224页。

⑤ 载《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

⑥ 载《瞭望》1984年第43期。